·科研论著·

延边地区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青少年新媒介依赖和成瘾检出情况比较

金桂花[1]，崔文香[2]

1. 仁济大学护理学院，釜山 韩国　47387；2. 延边大学护理学院

摘　要：　目的　了解延边地区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现状，对其家庭社会资本与新媒介依赖、成瘾之间关系进行探讨，为预防与干预青少年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4 年 1 月在延边地区选取 1 780 名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使用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家庭资本调查问卷、中文版青少年手机成瘾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百分比、χ^2 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延边地区青少年网络依赖、网络成瘾、手机依赖、手机成瘾率分别为 4.5%、7.3%、6.2%、3.7%。朝鲜族青少年新媒介依赖和成瘾率均高于汉族青少年（$P<0.05$）。2）不同亲子关系（$\chi^2=9.24$）、亲子交流频率（$\chi^2=16.03$）和父母关系（$\chi^2=9.72$）的网络依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父母关系（$\chi^2=13.33$）、父母与老师交流频率（$\chi^2=8.16$）、亲子关系（$\chi^2=21.33$）、父母与邻居交往程度（$\chi^2=14.35$）、亲子交流频率（$\chi^2=36.58$）和父母期望子女达到教育程度（$\chi^2=15.89$）的网络成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手机依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父母关系（$\chi^2=10.74$）、亲子交流频率（$\chi^2=8.75$）、亲子关系（$\chi^2=10.20$）的手机成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新媒介依赖与成瘾有差异化影响，需针对不同类型新媒介问题行为量身定制干预策略，更有效地指导青少年合理使用新媒介，避免成瘾。

关键词：　家庭社会资本；新媒介依赖；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4)10-1085-06　　doi:10.11852/zgetbjzz2024-0245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s of new media dependence and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social capital in the Yanbian area

JIN Guihua[1], CUI Wenxiang[2]

1. School of Nursing, Inje University, Busan 47387, South Korea; 2. School of Nursing, Yanbi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UI Wenxiang, E-mail: wxcui@yb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new media dependency and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Yanbian region,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social capital with new media dependency and addiction,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new media dependence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elect 1,78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Yanbian region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 January 2014. The survey utilized the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 the Family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dolescents Cell Phone Addiction Scal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percentages and χ^2 tests. **Results**　1) The detection rates of internet dependency, internet addiction, smartphone dependency,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Yanbian were 4.5%, 7.3%, 6.2%, and 3.7%, respectively. Dependency and addiction rates of Korean adolesc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Han adolescents ($P<0.05$). 2)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dependency rat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chi^2=9.24$, 16.03, 9.72, $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addiction rates were foun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arental relationships, frequency of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egree of parent-neighbor interaction,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ir children ($\chi^2=13.33$, 8.16, 21.33, 14.35, 36.58, 15.89,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rates of smartphone dependency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y social capital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rat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arental relationships,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hi^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MZ081）

作者简介：金桂花（1988-），女，主管护师，博士在读，主要研究为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

通信作者：崔文香，E-mail：wxcui@ybu.edu.cn

10.74, 8.75, 10.20, $P<0.05$). **Conclusions** Family social capital has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adolescents' new media dependency and addiction. Tailor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need to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ype of problematic new media behavior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teer adolescents towards rational use and away from addiction.

Keywords: family social capital; new media dependence; adolescents

工信部报告，截至 2024 年 5 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 17.63 亿。据《2023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青少年网络普及率近 100%，青少年已成为网民中最活跃的版块。新媒介(New media)一词最早于 1967 年由美国 CBS 技术研究所所长 P·Goldmark 提出[1]。新媒介具有及时性、交互性、个性化、多媒体化、分众化以及全球化的特征[2]，主要包括网络与手机，虽可精准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但也可增加其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的风险，出现学业障碍、抑郁等问题，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3-4]。国外专家预测，手机成瘾将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非药物依赖类型之一[5]。由于概念界定模糊，常将新媒介成瘾与依赖等同，但依赖者仅在精神上对新媒介有依赖，并无明显生理、心理功能损害。本文中新媒介依赖是指受众因使用新媒介而出现的一些需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的症状，影响当事人正常生活，是介于正常和成瘾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6]。

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成员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在家庭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既包括家庭内的亲子互动，也包括家庭与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7]，优质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发生有预防作用。本研究基于家庭社会资本视角，旨在了解延边地区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现况并探究影响因素，为制定青少年不同类型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干预策略时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于 2014 年 1 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随机选取 2 个市作为抽样城市。在所选取的 2 个市内再分别抽取朝、汉族初高中，共 4 所学校作为抽样单位，高中抽取一、二年级，初中抽取一、二、三年级，每个年级抽取 5 个班每个班发放 40 份问卷共 200 人，进行问卷调查，样本总量为 2 000 例，有效问卷 1 780 份，有效率为 89%。纳入标准：1)在延边地区就读的初高中生；2)自愿合作的参与者；3)无精神障碍；4)延边地区常住居民。排除标准：1)精神障碍者；2)资料未收集完整者；3)年龄>18 周岁。本研究已获得延边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批准号：20130608)，所有参与本研究的中学生及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1.2 调查工具

1.2.1 家庭资本调查问卷 参照家庭资本调查问卷[8]中的家庭社会资本部分。该问卷由 3 个维度：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构成。家庭经济资本主要测量以父母的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家庭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父母亲的职业类型、父母的教育期望，亲子交流频率等 ；家庭文化资本包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对时事的关心程度、家中的藏书量 、父母阅读频率等。

1.2.2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9] 共 38 个条目，由 6 个维度构成，即突显性、耐受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以及消极后果。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均分<3 分者界定为正常群体，均分 3～3.15 分者界定为边缘群体(网络依赖群体)，均分≥3.15 分者界定为为网络成瘾群体。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8，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量表的结构效度，各拟合指标良好。本量表的边缘群体即为本文定义的网络依赖群体。

1.2.3 手机成瘾量表 经过量表开发者授权首次采用由韩国学者 Koo[10]针对青少年编制的《手机成瘾量表》(Cell Phone Addiction Scale)。该量表包括 20 个条目，3 个维度分别为：强迫性、社会功能失调和戒断症状。该量表采用五点评分法，将青少年分为一般使用者、严重使用者(手机依赖群体)和手机成瘾者。该量表经过 3 名精通中文与韩国语的护理专家进行翻译与回译过程。通过预调查进行信效度检验，专家组得出结论：本中文版量表的信效度良好，量表内容本土化完成。本量表中的严重使用者即本文定义的手机依赖群体[10]。

1.3 质量控制 1)预实验：选取调查初、高中各一个班进行预实验，掌握调查技巧、所需时间，根据实验结果进一步完善调查方案，修改调查问卷。2)调查员培训：资料收集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避免调查人员造成的偏倚。经教育部门同意，与选定的学校取得联系，请班主任协助调查。3)调查现场质量控制：为确保填写内容的准确性，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并解释问卷的内容，并强调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认真记录，以保证数据填写的完整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青少年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社会资本以及新

媒介依赖的情况等采用百分比和频数进行描述性分析；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关系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 $\alpha=0.05$（双侧）。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1 780 名调查对象中，不同性别、民族比例基本持平，其中留守家庭占 38.5%，父母外出情况如下：父亲外出（13.5%）、母亲外出（7.1%）、父母均外出（18.1%）。调查对象中的 99.4%（1 770）拥有个人手机。

2.2　家庭社会资本　父母和亲戚的职业分布大致相同。在父母关系方面，61.8%的家庭关系很好；只有 3.7%的关系一般，9.9%已离婚，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家庭，父母关系较为融洽。亲子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58.1%关系很好，23.5%关系较好，16.3%关系一般，2.1%关系紧张。亲子交流频率中，经常交流的比例为 59.7%，有时交流的为 35.1%。然而，家长与老师的交流频率较低，只有 31.3%经常交流，58.4%有时交流。家长与邻居的交往情况显示，极少和较少交往的比例超过 40%。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大部分父母希望子女能够获得本科教育。

2.3　新媒介依赖人群分布情况　对使用网络的 1 705 名调查对象结果显示，网络依赖人群占 4.5%；网络成瘾人群占 7.3%。对使用手机的调查对象（1 770 名）调查得知，手机依赖者占 6.2%，手机成瘾者占 3.7%。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不同新媒介依赖程度分布情况（$n=1\ 705$）

Tab. 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new media dependence aomng adolescents ($n=1\ 705$)

分类	手机		网络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正常	1 595	90.1	1 505	88.3
依赖	110	6.2	76	4.5
成瘾	65	3.7	124	7.3
总数	1 770	100.0	1 705	100.0

2.4　不同民族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率的检出率比较　朝鲜族青少年的手机依赖、成瘾率分别为 8.8%和 5.1%，显著高于汉族青少年。同样，朝鲜族青少年的网络依赖、成瘾率分别为 6.4%和 9.7%，显著高于汉族青少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2。

2.5　不同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网络依赖率、网络成瘾率的比较　不同“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亲子交流频率”的网络依赖率、网络成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母关系”、“亲子关系”越好，“亲子交流频率”越高网络依赖与网络成瘾率越低。不同“父母与邻居交往程度”、“ 父母与老师交流频率”、“父母对子女的不同教育期望”网络依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网络成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交流频率的增加，网络成瘾率降低。见表 3。

表 2　不同民族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的检出率比较（例，%）

Tab. 2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s of new media dependence and new media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n, %)

分类	朝鲜族	汉族	χ^2 值	P 值
手机依赖	79 (8.8)	31(3.5)	21.30	<0.001
手机成瘾	46 (5.1)	19(2.2)	11.08	<0.001
网络依赖	55 (6.4)	21(2.5)	15.38	<0.001
网络成瘾	83 (9.7)	41(4.8)	14.65	<0.001

2.6　不同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率、手机成瘾率的比较　不同“亲子关系”、“父母关系”、“亲子交流频率”的手机成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母关系”中“已离婚”选项的手机成瘾率最高为 6.9%，“父母关系很好”的手机成瘾率最低（2.7%）；不同“亲子关系”手机成瘾率由低到高分别为很好（2.8%）、较好（4.1%）、一般（5.1%）和紧张（11.4%）；不同“亲子交流频率”的手机成瘾率由低到高分别为经常（2.0%）、有时（4.2%）、很少（9.4）以及从不（8.3%）。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手机依赖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　论

3.1　延边地区青少年新媒介问题使用群体特征　本次调查得知，手机成瘾者占比 3.7%，手机依赖者占 6.2%，低于张全等[11]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测量工具、评定标准等因素有关。本调查显示，网络依赖率为 4.5%，与使用同一测量工具的其他学者研究结果[12]基本一致；网络成瘾率为 7.3%，低于国内学者应用其他测量工具的研究结果[13]，国外学者认为新媒介成瘾理论检出率不应超过 6%[14]。本研究结果显示，朝鲜族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率均高于汉族青少年。这或许与延边地区作为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其特殊人文环境和亲缘关系等地域文化特点有关。该地区大量朝鲜族人口跨境务工，导致朝鲜族青少年中留守儿童比例过高，本调查对象中的朝鲜族青少年 61.7%为留守儿童，远高于汉族青少年（15.0%）。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工作，导致亲子交流频率降低等因素，朝鲜族青少年的家庭社会资本相较于汉族处于弱势地位，更易出现新媒介问题使

表 3 不同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网络依赖、网络成瘾、手机依赖、手机成瘾检出率的比较(例,%)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dependence, internet addiction smartphone dependence,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social capital(n,%)

变量	分组	网络		手机	
		依赖	成瘾	依赖	成瘾
亲子关系	很好	33 (3.2)	29(2.8)	62(6.0)	29(2.8)
	较好	22 (5.5)	17(4.1)	27(6.5)	17(4.1)
	一般	16 (7.0)	12(5.1)	13(5.6)	12(5.1)
	紧张	2 (5.9)	4(11.4)	2(5.7)	4(11.4)
	χ^2值	9.24*	21.33**	0.20	10.20*
父母关系	很好	34 (3.2)	29(2.7)	61(5.6)	29(2.7)
	还可以	27 (6.4)	22(5.0)	31(7.1)	22(5.0)
	不怎么样	4 (6.2)	2(3.0)	7(10.6)	2(3.0)
	已离婚	11 (6.7)	12(6.9)	11(6.3)	12(6.9)
	χ^2值	9.72*	13.33**	3.55	10.74*
亲子交流频率	经常	14(2.9)	11(2.0)	31(5.7)	11(2.0)
	有时	38(6.3)	26(4.2)	41(6.6)	26(4.2)
	很少	4(12.1)	3(9.4)	5(15.6)	3(9.4)
	从不	4(7.3)	5(8.3)	4(6.7)	5(8.3)
	χ^2值	16.03**	36.58**	5.58	8.75*
父母与老师交流频率	经常	15(4.1)	12(3.2)	19(5.1)	12(3.2)
	有时	46(4.6)	32(3.1)	62(6.0)	32(3.1)
	很少	3(3.8)	3(3.7)	9(11.0)	3(3.7)
	从不	3(3.2)	5(5.0)	10(10.0)	5(5.0)
	χ^2值	0.49	8.16*	6.63	2.61
父母与邻居交往程度	经常交往	15(3.9)	13(3.2)	26(6.3)	13(3.2)
	一般交往	21(3.3)	19(2.9)	33(5.1)	19(2.9)
	较少交往	25(6.2)	18(4.4)	26(6.3)	18(4.4)
	极少交往	15(5.3)	15(5.1)	25(8.5)	15(5.1)
	χ^2值	5.64	14.35**	4.06	3.56
父母期望子女达到教育程度	无明确期望	7(4.3)	8(4.7)	8(4.7)	8(4.7)
	大专(高职)	18 (6.4)	10(3.4)	10(3.4)	10(3.4)
	本科	38(4.4)	34(3.8)	34(3.8)	34(3.8)
	硕士	6(2.8)	7(3.2)	7(3.2)	7(3.2)
	博士	7(3.6)	6(2.9)	6(2.9)	6(2.9)
	χ^2值	4.14	15.89**	4.47	1.09

注:* $P<0.05$, ** $P<0.001$

用行为。

3.2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新媒介依赖、成瘾的影响因素不同 家庭社会资本,因其独有的永久性、亲密性和不可选择性,对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永久性影响,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首要因素,Coleman[15]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促进青少年心理幸福感与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源。

本次调查显示,青少年的家庭社会资本对“手机成瘾”、“网络依赖”、“网络成瘾”均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手机依赖”检出率均无显著差异,可见家庭社会资本对新媒介依赖与成瘾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不同“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亲子交流频率”、“父母与老师交流频率”、“父母与邻居交往程度”和“父母期望子女达到教育程度”的网络成瘾率均差异显著。网络依赖率只在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亲子交流频率 3 个维度中有差异。“网络依赖”、“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的共同影响因素是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以及亲子交流频率。家庭中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质量越高,新媒介依赖与成瘾率就越低,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16]。国内外学者研究均证实:良好亲子关系是青少年新媒介依赖与成瘾的保护性因素[17-18]。邓林园等[19]研究发现:母子依恋、父子依恋、父母婚姻满意度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新媒介成瘾。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在父母婚姻满意度和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新媒介成瘾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父母关系对青少年新媒介问题使用的影响是通过亲子关系间接产生作用[19-20]。再一次支持 Grych 等[21-23]提出的“认知-情境理论”、“溢出假说”等理论:即父母关系可通过亲子关系等近端因素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影响。父母关系决定家庭氛围,而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直接对青少年的新媒介依赖产生影响,并

在父母关系与青少年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链接中产生保护作用，可减弱不良父母关系对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的负面作用[19]。但家庭社会资本不仅限于家庭内部关系资源，家庭社会资本是更宏观的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社会网络系统，即包括家庭内社会资本，也受邻里、学校等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内社会资本（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等）对青少年“网络依赖”、“网络成瘾”、“手机成瘾”有影响，而不同家庭外社会资本（父母与老师交流频率、父母与邻居交往程度）青少年新媒介依赖率均无显著性差异。但这并不代表家庭外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的新媒介依赖无影响，由社会生态学理论[24]得知，近端因素很大程度受远端环境资源影响，近端因素可整合远端资源进入发展过程并影响结果。已有家庭社会资本相关研究证实该理论效应存在[25]。如父母关系、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等家庭内社会资本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新媒介依赖的近端因素，而家庭外社会资本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新媒介依赖的远端因素。家庭内社会资本可能是家庭外社会资本影响青少年新媒介依赖的中介变量[26]。

综上所述：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网络依赖”、“网络成瘾”、“手机成瘾”检出率均有差异，而不同家庭社会资本的手机依赖率均无显著性差异。由于手机的独特属性，如便携性、几乎全覆盖的实用性功能，便捷生活的同时会产生工具性依赖，它如同人体的另一个“器官”，甚至比网络重要。相较于精神依赖，手机的工具属性产生的实用工具效应[27]，使得青少年对它的工具性依赖更强，间接解释了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手机依赖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3.3　建议　1）优化家庭内社会资本。首先建立高互动性、双向性的家庭关系网络，其次保持成员间交流的高可达性，既在家庭网络中沟通时无需中介直接可达，增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强度。Su 等[28]研究发现：父子关系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均有影响。2）重视学校资本。良好校园氛围、学校联结等是新媒介问题使用行为的保护性因素[29-32]。3）加强家庭社会资本的闭合性。闭合性是指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的彼此联系[15]，青少年的伙伴关系中有父母卷入，如认识朋友的父母等可促进社会闭合性产生。研究发现与朋友父母联系频繁的青少年，其越轨行为相对较少[33]。4）实施针对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与正念认知疗法的相关团体训练[34-35]。5）提高青少年的新媒介素养与时间管理能力[36-37]。

参考文献

[1] 明安香. 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2.
Ming AX.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99: 72. (in Chinese)

[2] 黄传武. 新媒体概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7.
Huang CW.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M].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3: 7. (in Chinese)

[3] Chen L. Smartphone dependenc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rural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failur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J]. Front Psychol, 2023, 14: 1194939.

[4] Liu J, Liu CX, Wu T, et al. Prolonged mobile phone use i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J]. J Affect Disord, 2019, 259: 128-134.

[5] Sahu M, Gandhi S, Sharma MK.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J]. J Addict Nurs, 2019, 30(4): 261-268.

[6] 于旻生. 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媒介依赖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2012.
Yu YS. The audiences' media dependenc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D].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2. (in Chinese)

[7] 李国强，李翠华. 青少年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测量[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7，34(2)：58-62.
Li GQ, Li CH.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adolescents' Family social capital[J]. J Hunan Univ Humanit Sci Technol, 2017, 34(2): 58-62. (in Chinese)

[8] 吴嫦娥. EMI 理论视角下的家庭资本差异与高等教育获得研究[D]. 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12.
Wu CE. Research on family capital differences and the obtai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view of EMI[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2. (in Chinese)

[9] 雷雳，杨洋.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的编制与验证[J]. 心理学报，2007，39(4)：688-696.
Lei L, Yang Y.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7, 39(4), 688-696. (in Chinese)

[10] Koo HY. Development of a cell 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Korean adolescents[J]. J Korean Acad Nurs, 2009, 39(6): 818-828.

[11] 张全，刘正奎.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倾向量表中文版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公共卫生，2021，37(7)：1149-1152.
Zhang Q, Liu ZK. Smartphone Addiction Proneness Scale for Adolescents - Chinese Version: Revision and evaluation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 Chin J Public Health, 2021, 37(7): 1149-1152. (in Chinese)

[12] 张雅婷. 初中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成因和影响[D]. 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20.
Zhang YT. Causes and effects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D]. Zhangzhou: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in Chinese)

[13] 刘彦丽，何思源，薛莉莉，等. 上海市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家庭功能、生活事件的关系[J]. 现代预防医学，2021，48(13)：

2383-2387.
Liu YL, He SY, Xue LL, et al. Relation of family function and life events to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in Shanghai. [J]. Mod Prev Med, 2021, 48(13): 2383-2387. (in Chinese)

[14] Hall AS, Parsons J. Internet addiction: College student case study using best practices i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J]. J Ment Health Couns, 2001, 23(4): 312.

[15] 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Suppl): 95-120.

[16] Gao T, Meng X, Qin Z,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J]. J Affect Disord, 2018, 240: 27-32.

[17] Zhu Y, Deng L, Wan 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mong English-and Chinese-language studies: A meta-analysis [J]. Front Psychol, 2022, 13: 885819.

[18] Gong J, Zhou Y, Wang Y, et al. How parental smartphone addiction affects adolescent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effect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arental bonding[J]. J Affect Disord, 2022, 307: 271-277.

[19] 邓林园,方晓义,阎静.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J].中国特殊教育,2013,20(9):71-77.
Deng LY, Fang XY, Yan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2013,20(9):71-77. (in Chinese)

[20] 丁倩,罗星雨,黄璐,等.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基于溢出假说和情绪安全感理论[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3):653-657.
Ding Q, Luo XY, Huang L, et al.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ffects adolescen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ased on the spillover hypothesis and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J]. Chin J Clin Psychol, 2022, 30(3): 653-657. (in Chinese)

[21] Grych JH, Fincham FD.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J]. Psychol Bull, 1990, 108(2): 267-290.

[22] Erel O, Burman B.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J]. Psychol Bull, 1995, 118(1): 108-132.

[23] Davies PT, Cummings EM.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6(3): 387.

[24] Bronfenbrenner U, Ceci SJ. Nature-nurture reconceptualized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 bioecological model [J]. Psychol Rev, 1994, 101(4): 568-586.

[25] Zhen R, Liu RD, Hong W, et al. How d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relieve adolescents'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use? The roles of loneliness and motivation to use mobile phones[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13): 2286.

[26] 李宏利,张雷.家庭社会资本及其相关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3):283-289.
Li HL, Zhang L.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child development[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13(3): 283-289. (in Chinese)

[27] 厉国刚.媒介迷思论——数字化浪潮下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媒介文化[M].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28] Su LP, Kubricht B, Miller R. The influence of father involvement in adolesc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J]. J Adolesc, 2017, 59: 35-44.

[29] Chen Y, Zhang Y, Zhang L, et al.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and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volving school engagement and sensation seeking[J]. Child Abuse Negl, 2021, 115: 104991.

[30] Zhai B, Li D, Li X, et al.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Mediating roles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 Addict Behav, 2020, 110: 106501.

[31] 黄艳霞.中职生校园氛围感知、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及教育启示[D].郑州:河南大学,2020.
Huang YX. The Relationship amongcampus atmosphere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D].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2020. (in Chinese)

[32] Wang W, Liu J, Liu Y, et al. Peer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ien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x[J]. Current Psychology, 2023, 42(26): 22976-22988.

[33] Parke RD.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J]. Annu Rev Psychol, 2004, 55: 365-399.

[34] Ma A, Yang Y, Guo S, et al. Adolescent resilience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Impacts of chain mediating, coping style [J]. PLoS One, 2022, 17(12): e0278182.

[35] Liu QQ, Yang XJ, Nie YG. Interactive effects of cumulative social-environmental risk and trait mindfulness on different types of adolescent mobile phone addiction[J]. Current Psychology, 2023, 42(20): 16722-16738.

[36] Azizah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self-regulation,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J]. Empati: Jurnal Bimbingan dan Konseling, 2021, 8(2): 82-98.

[37] Jiang Q, Chen Z, Zhang Z, et al. Investigating links between Internet literacy, Internet us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youth and adolescents in the digital age [J]. Front Psychiatry, 2023, 14: 1233303.

收稿日期:2024-03-08 **修回日期**:2024-08-08 **本文编辑**:杨媛媛